



新生代中国导演的彷徨与希望

正在院线热映的《阳光俱乐部》仍然是一部很“魏书钧”的电影，充满反讽、自嘲、抗拒与解构。如果说曾经的第五代导演始终怀揣家国情怀与理想主义，第六代导演一直在反叛和对抗行业既有秩序，那么以魏书钧、毕赣、孔大山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中国导演则更偏向于强烈的自我表达。极端个人化的书写方式，不仅使他们难以被归类，也让他们的作品带有迷茫与彷徨的气息。

对于现代人生活的洞察

魏书钧对“元电影”的情有独钟在《阳光俱乐部》中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何为“元电影”？它是指关于电影的电影，在文本中直接引用、借鉴、指涉另外的电影文本。听上去很“玄乎”，其实并不复杂。简单地说，它就是用电影对电影艺术乃至生活自身进行再审视、再认识。

在他的前作《永安镇故事集》里，一群人想在小镇中拍一部具有乡愁、怀旧意味的电影，却在拍摄过程中流露出矫揉造作的气息，以此指向现代生活的虚伪；而他的《河边的错误》像极了侦探小说的探案模式，却根本没有侦探小说该有的动机、证据、真相，而是指向理性精神的坍塌。

在《阳光俱乐部》中，主角吴优像孩子般无忧无虑，加入了由蔡博士组织的“阳光俱乐部”，成为“高级合伙人”。戴墨镜的蔡博士站在高处宣讲，作为虔诚信徒之一的吴优将他说的每句话都录音保存，当作人生的信条。然而，母亲患病后，蔡博士的理念既没能给吴优带来安慰，也没能让奇迹发生。母亲去世后，吴优仍然在卧室里大声诵读着蔡博士的那些教导，但此时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家——这无疑是对一些毒鸡汤的反讽。

片中，身为医院大夫的哥哥吴迪，总是教育存在智力障碍的弟弟吴优不要做“奇怪的事”。然而，本该最相信科学的他，在面对母亲身患绝症时，却因为听了同事随口讲述的患者故事，就将治愈疾病的希望寄托在买来的公鸡能不能打鸣上。这个荒诞不经的情节，再次体现出导演对于现代人生活焦虑的洞察——当看似强大的科学不能帮助现代人“掌控”生活和命运时，他们会怎么办？

新生代导演迷失在呢喃里

然而，当魏书钧抛出这个深刻的问题后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来回答它。这当然不是魏书钧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。在毕赣的《路边野餐》中，男主角陈升在多数时间里都更像一个梦游者、诗人，常常用慵懒的嗓音吟诵出诗句。片中有一段长达42分钟的长镜头，同一个人的不同年龄段疑似出现在同一时空，或者不同的人又交叉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，似乎象征着意义含混不清的生活状态。

孔大山在其执导的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中，同样以一本正经的面目“装傻充愣”，以积极的姿态避世，以迷信的方式追寻科学，在幻想与现实、荒诞与庄严之间反复切换。影片结尾，导演通过人物之口问出了自己一直求索的问题：人存在于宇宙的意义是什么？

《阳光俱乐部》里，吴优的母亲在生命步入倒计时后，开始产生一种在沙漠行走的幻觉。而蔡博士向吴优等信徒承诺的“大项目”，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树。显然，沙漠是一种意象，不仅象征着母亲在接近死亡时的感受，也承载着导演自身的迷茫——空旷无垠的沙漠是在告诉观众：现代人想要改变外部世界、对抗自身命运，并不是那么容易。

这或许许多新生代导演普遍存在的问题：当影像指向了虚无和彷徨，就会缺少最坚实的情感基础。如果阳光俱乐部的“阳光”并不能给人带来帮助，那么我们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又应该是什么呢？

好在“寻找”的姿态本身就是希望所在。

据新华网

栏目矩阵 | 社会热点 环球人物 天下大观 案里案外 往事春秋 史海揭秘 人文地理 一起追剧 轶闻趣史 健康指南 养生保健 生活权益 老年生活 烟火人间 文博天地

读友报

陪您细说时光 慢品生活



欢迎订阅
2026年度《读友报》

邮局征订热线：11185
订户咨询热线：0931-8151656



扫码订阅

邮发代号：53-95